

曰荷蒙保生愧無金帛爲酬願失我女身報君卹悍然頓足躍起曰若如此天地鬼神陰擊我矣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旣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浣濯河下識卹儀貌疾報主授之館歛而去餘舟前行者值雷風交至咸溺於水獨卹舟羈一日遂得無虞

信州林茂先高才過人已登鄉薦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富人妻厭夫不學慕茂先才暮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汙我乎婦慙而退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四

近古錄二

居家第二

見聞紀訓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鳳施菁陽邦直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敵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

羹矣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廼技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晏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願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乃牽裾出慰解之廼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邪賢哉若人可

以風薄俗矣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父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廼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洎

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

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此聞屠竹墟公所言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滄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戾屑越劇戲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富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

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我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俱陸續懼回祿吁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暴殄天物耶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焉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鉛干朱氏南鬼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嘗

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一可聽人問吉凶事大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如此者將一年其事甚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也余服闋當謁選京師有事至鉛干莊朱氏來邀余過焉入門見紙四幅俱草書古詩墨蹟猶未乾乃鬼書也少頃宴余後堂范生謂余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奉贈余但唯唯平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紙筆墨硯於几闔戶聞擊几聲乃入取詩余宴既久寂不聞有聲朱氏怪焉乃排戶入則見其碎硯裂紙壞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矣余笑曰神其棄余耶自是鬼不復來錢煥卿問曰生聞鬼祟之家必

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臧獲用命時母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遞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爲生員駸駸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爲不謬余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嫻睦之家必昌蓋和氣召祥乖氣致異自然之應也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玗行八爲人謹愿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

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  
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先進遺風

黎文僖公滄素儉樸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以倡之婚葬  
宴飲之禮人多視以爲則重倫尙節痛違祿養極嚴廟  
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嘗歸省至臨清適  
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  
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克舉葬公倡同鄉士  
紳合購襄其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  
物候其子長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

四十丈民到今利焉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侍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  
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  
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鄰里或肆侵奪  
任弗與爭嘗有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  
尾曰昔詹尙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  
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  
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勿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  
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  
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

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於  
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則燕族人爲家規  
誦於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  
娶者皆有賜值歲祿族阻饑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  
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貲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如此  
于忠肅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盛甲袍帶未  
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懸汝言賊穢  
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  
頭大慚

劉忠宣宣召時戶侍劉宇覲柄用泰陵鑒識其人曰宇小  
人也而宇顧恨公不爲己地又童閭有伏綴衣後洩公  
革鎮守語者中貴亦恨之宇尋附瑾得入政府喉瑾曰  
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撫岑濬事矯制逮公屬  
官較羅某闕公貲產羅至廉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  
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羅文毅公倫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來  
往居金牛山山有洞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於隴往來  
共樵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爲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做  
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  
衣單襪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

之行遇乞人僵於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  
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鄰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  
然不以為意生平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  
疾苦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  
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  
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云

魯文恪公鐸為舉人時屬遠行忽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  
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於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  
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為子小異閭閻我

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  
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為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  
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  
龍五百年七澤鳶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杰  
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即公家食時其志趣如此  
今富貴家子弟鞭撻僮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  
猶秦越獨何心哉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至禮  
部尚書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  
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已心



竊愧也後公代王爲吏書崔後渠洹詞亦及此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驢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此

董大參公樸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口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闐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尙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 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畱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張少參公

繼孟字子醇

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

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笑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堦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於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



嗒然無一語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  
摧風雅疊疊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  
涯相公蒲汀尙書皆海內宿望嘗聯輿過訪公或畱坐  
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  
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別  
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筮仕揚  
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  
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  
初卽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嗔爲不  
祥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無以爲殮其子以訃  
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贖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  
憲副卽解綬歸年纔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卽眞明農  
云春夏間家眾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糞金  
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舁送之  
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卽厚德矣奈何又妨汝務遂  
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惻篤而逸興甚豪雅嬰情  
山水間域中山嶠水埃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款段  
或曳杖躡屨翛然嘯咏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  
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

也蓋識其輿做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媼上客率以為常余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

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敲肋狼籍不為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灑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遊羲皇世矣相與嗟歎不置云耿子曰夫

世約其躬為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飾為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楷矣公率性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者非乎藉今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償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鄒守益劉大夏周忱李賢董朴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及覩記者唯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歎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偷也吏治之日偷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為蒞甚也卽吾鄉

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為細謹哉蓋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為外傳云

見聞雜記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大夏先生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隸族舅氏年方弱冠東山先生謁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抗古道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慨矣周名思稷湖廣麻城人

范司成 少試於郡郡守奇之令人衙見其夫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人今不易得也

山西李君日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中厨夫人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衙之清淨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况求於南人乎嘉靖乙丑我湖張莊僖公 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棚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我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爲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然撫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套令人歎羨之甚云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溥偶被人言污讟歸第請見方伯公方伯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竟加撲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我東南仕宦家所可望也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翊大學士致政家居封翁尙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轎歸第而封翁同客在應門文和公不知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余鄉沈觀頤中丞桐曾爲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擯加責真不可多得也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焉行李蕭然毫無氣燄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驢去都城內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歎羨因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御道上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猶不能超乎風俗氣

習之外若此況其賢不逮文貞公什伯千萬者而可以  
樸素儉約責之乎

亞卿陳公

陞餘姚人

視身清謹教子有父風焉嚴飭可法其所

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樣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  
中農家人不知爲陳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  
之子曰何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  
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些些樸實來此風俗澆  
漓淳厚所關余故有感而書之也

予爲大學士李石麓

先生門人自戊辰始先是隆慶丁

卯因友人董懋德始識其諸公子然亦彼此投刺之交  
也一日懋德試於國學予偕友人候懋德因往來於學  
前者數四有穿青家人數輩每見予二人行過雖坐亦  
必站立予怪而問之董僕曰此昨來李公子之家人也  
時石翁先生當國其家人恪守家法加意於主人乍見  
之交如此則其視主人至親執友更當何如恐自大江  
以南此事亦絕少也

清江楊遡川標道長自廣東巡按歸其子戴馬尾巾遡川  
到第之次日手除其中裂作六七塊惡其侈也時淦邑  
舉人朱謹我與楊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  
二十盒余以爲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卽余鄉所謂果

壘雜置蔬果葷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置於主人廳事酌酒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間親家作代巡時不知禮盒幣帛到恁田地

同邑錢槐江公貢先人遺業頗厚弱冠卽登鄉科家無侈靡之習入其室多聞紡織聲兒子數人居恆衣布今侍御夢得垂髫相見寒暑未嘗紬葛也令新建治行卓異蒙內召僅轉工部郎權蕪湖稅除弊剔蠹迄今人稱廉靜焉仕宦衣布之家東南不多得余至雲間訪徐文貞公階蒙出諸孫揖俱穿青布短褶長公璠確守父前子名之禮

姥溪施運同可太祖號隣溪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襜褕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隣溪忽然竚立客問曰何故答曰家叔抱過此成弘間人物而又深於詩禮者矣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翁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一日李子過訪畱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先生主賓相對四子俱侍自始至終並不聞一字出聲其家法如此可敬可法

唐荆川先生順之集中諄世上人之死不問貴賤賢愚雖

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爲者皆有墓文此是實事呂南渠先生本母夫人卒先生時已爲大學士矣其墓文止是本邑禮侍陳公陞所撰未見其求之當朝元老名公大人墓文行狀誥命諭祭文錄皆不載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呂先生有焉

隆慶丁卯歲大江以南流言選取宮人民間女年八歲以上者俱出嫁良賤爲婚不可勝紀鎮人陸君相有女年二十眾勸從權陸曰萬萬無是事也皇家選宮女須用北人南人必不與選萬一我女與選何福勝戴吾當親送入宮耳女竟以禮如期于歸時俗元旦供天馬設香

燭糕果名曰接天陸曰我家房子窄小何能容得太上天尊違眾不從其他賽神事一切不尊不信可以訂頑公殆賈而儒者也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有一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鄰人子也老人不號於眾私語之曰賢嫉何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爲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頓首謝去愧不能居故土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縊其門呼同舟人爲擡至舟上棄之河水而去又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



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來竟不得其死蹟兒倖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云

侍郎少吳沈公 夫人花氏余表兄嫂也余長女出閣辱夫人來送一切珠翠文綺屏絕不用此夫人天性夙稟不足為羨素冠平金弋絺衣作客僅同中人婦一老婢隨身更無少年艷粧夜與張氏媪共榻起居如如然也婦德闢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款客惟恐不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出自誠直雖導以誑謔弗屑也東野兄當暑月飯嫂每從旁輕扇子偶及見答予揖仍扇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

閩城林文安公瀚官宮保工部尚書子廷機並尚書廷機

子嫌亦尚書少子煙參政弈世八座自開國以來未易媿美予仕聞及與喬梓兩公相接家風儉素僕從簡少所居尋常弗弘麗也登其堂有不心羨心師者乎松江陸平泉先生樹聲吳門袁裕春先生洪愈吳人而林行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萬曆元年五臺陸先生光祖為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羝作褶紅其裏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

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  
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臚仕之家不可復見

里中許彥芳彥才兄弟同居彥芳瞽目予少同其兒輩讀  
書目睹盛暑彥才攜其兄手合口歌唐人詩往復數四  
不倦此同氣白首盛事甚有故家遺風焉

福建長樂縣陳姓最著本朝登甲科者二十七人登鄉薦  
四十餘人自正卿亞卿翰林科道以至二司郡邑官皆  
有任之者余仕閩及交亞卿公省號幼溪省之父雙溪  
公者亦甲科官不甚顯為人却剛正最有家法雙溪宴  
邑父母官省止出送酒不侍坐客前父只呼陳省一日

余同右轄吳君送天使渡海封琉球幼溪用二人肩輿  
下訪邀余酌子舉人數里外來迎甚謹恪亦不侍酒余

二人罷酒送如初較我鄉士大夫子弟不知禮者天淵

矣陳氏長樂之十二都人是都馬鐸中永樂王辰科狀元未第時母逼於嫡母改嫁李氏生子名李馬識不  
忘馬也繼鐸戊戌科亦以狀元及第成祖御筆於馬字  
傍加一其字因名李騏同胞二鼎甲且前後相繼蓋人  
文之異  
數云

羅念菴先生洪先嘉靖己丑鼎甲父循登進士官副使母  
有賢行在任與同寅闔人宴集布衣荆簪介於珠翠文  
綺之間或勸之加飾曰樸素乃我性耳前先生父宦遊  
見一寺中停棺七具捐俸金命僧瘞之已而產先生自

號念菴言一念之善也

趙心堂爲南刑書當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家丁候之於宅心堂冠帶出見二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家人告辭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余詰家丁趙爺或有客至乘便冠帶乎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者矣敬其主以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余訪巽洲先生 先生著白巾問曰何制答曰家姪女適某者病故且無子應有大功服先生時已八旬其不忽卑幼之喪如此

添設少府劉公治鄱陽人居鎮署延余友顏生訓其子顏生居數日公每見必懇行責生遲遲有待也一日公子背書少熟顏生呵之要打一書童遂背起公子一書童扯其兩足一書童送竹筥於顏生責訖公子長揖曰謝先生教至下午掌家開宴生問曰何客至對曰相公今早責五叔故謝相公劉公世家有家法其尊師重傅嚴課其子固如此

里中陳桂月先生觀司教亳州與寅友某別數年某轉嘉禾學諭桂月先生子文奎年十餘歲家貧不能延師往某衙讀書其內人有二子視陳子猶子朝爲櫛髮夕爲

整衾凡食飲衣履悉與二子無二焉僚友敦誼可為古今絕唱而桂月先生遣少子遠遊從學非脫灑曠達其何以能此乎

余為童子入鄉塾蒙師訓其弟子往往多讀小學孝經迨

余四十以後讀者鮮矣至晚歲又見有袁黃四書黃進士嘉

善人官兵部主事全不用朱夫子註又見塗抹四書凡圈外註

全塗抹其正註學庸十塗一二論孟十塗四五嗟乎若當二祖朝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於進取故妄為簡省而不顧竟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損者在也

里中唐少華虞曾官中翰家亦中產不至甚乏僮僕一日

余過訪之畱酌呼其子國柱可去請鄭阿叔來靜沂公也柱

應之無難色俄而靜沂至余竊羨其為賢子弟云

嘉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

孫云冷屍入室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為利而逐父祖

父祖為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

邑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

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

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興隆

之象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友人內子赴京奴僕甚眾有力者僱騾一奴任烹飪乏力竟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之所爲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新淦黃仁山太守余作令時年八十餘矣府回便道訪之留酌供茶供饌皆子弟在學者儒巾藍袍服役未嘗以爲恥此我浙士大夫家所未易有也

嘉靖甲辰余從沈冶村先生

於密印寺弟子凡二十

餘人朔望必羣集面試次日分等第粘之中堂諸生雖年長在學者必呼名晨揖先生先生止回半揖先生有母舅朱姓者未爲知禮却於甥舅分甚嚴一日來看先生先生面北恭拜朱西面傍立稍舉手不答揖也今也或是之無矣

世風淺薄西吳爲甚凡父兄登科第者其子弟大都憑藉起家何況奴僕然利害倚伏醜態萬狀乞哀免禍余竊目覩而心傷之鹿門先生官頗顯兄乾俶儻有俠氣家人商賈爲業弟良篤樸安分嗜農桑利曾不倚恃鹿門剝削殘虐細民各成大家卒以府判藩幕終其身二家

子孫亦多讀書登科嗟嗟俯視今之齷齪鄙瑣滿面染坊者天淵矣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兼得子孫必不淪落卽淪落必

不大狼狽余目見呂通政公

希周崇德人

湯通政公

日新秀水人

嘉靖戊戌狀元吏侍茅公

瓚杭城人

三公歿後子孫皆不得

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其或寄食親友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劉司空南坦麟故人龍西溪霓有弟歸葬司空送之柩臨

發司空向扶柩諸人曰列位大哥有勞你擡我龍三哥

穩當些遂雙膝跪地高義邁古振今非特以貴下賤爲

可稱也

萬曆甲辰歲余欲製藥需黑豆命僕輩求之姑蘇嘉興皆

不得乃一肆中盈筐則在舍西百步內冬十月覓一穿

井人旬日不獲而賃房人善其事者在咫尺間耳日持

穿井器行市中李子浩歎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道在

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歟人薄妻房而昵他色讐同氣

而交匪人舍近圩而耕遠田皆此類也

相國少師申公

少與吳江金生栗岡者同筆硯曾有

婚姻之約以殤子不果金生卒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

以孫女許金生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念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余請告還省停臨清州數日同年于公有年以侍御養疾在家屢過余寓只乘馬不乘輿家事亦蕭然清也浙縉雲同年鄭君汝璧語余曰弟等在家乘馬出入道遇族人尊行或賣柴魚菜生理者必下馬作揖別十數步復乘余問假饒不下馬如何鄭曰他曾罵亦曰舊規如此

余長伯家最薄先贈君代償其負券零星難數一日下姑蘇市貨將還家長伯負鄔氏十餘金索甚亟祖母權辭對其人云俟贈君回卽有處贈君不忍祖母食言卽以所市蘇貨一船盡償鄔去較范公麥舟之助多寡雖殊其尙義一也里中孔姓者失十餘金於肆中贈君拾之須臾號泣來覓慰之曰毋泣也開其封如數悉遞還之又一鄉間婦人亟行市中墮倒搥贈君追而還之婦泣拜謝去先贈君懿行詳載唐一菴先生樞誌銘及家傳遺事此特萬分之一耳不肖萬不能及者則先贈君爲善出自夙稟素心隨感而應初無好名責報之念古



人所謂陰德贈君有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古先聖王好爲此繁瑣以苦人也  
人生世上此心此身唯禮可以檢束之故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遘死言禮不可一日無也沈封君塾在座鏡宇  
昆弟四人一語不發偶一日沈中丞桐作社主鏡宇以  
姪行猶執盃遞上中丞送客余訪沈繼山亞卿 偶持  
齋素其內人并繼山不供一葷肉余讀書董氏拜三莊  
唐先生下顧董宗伯亦趨來唐先生上坐宗伯與余在  
旁懋德侍立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  
人所以長久禮之爲助居多

厚語

劉文介 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世仲兄  
優游文翰間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  
之養閑居教子弟務底成材族人數千凡窘者葬其喪  
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  
嘗慕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  
之且自爲記以見志

陳鯉子龍嘉興海鹽人也家甚貧出就館穀束脩一毫不  
入私囊悉奉其尊人歲半歸家主人以錢千文爲脩儀  
其內人收之時夏且無禪欲以市夏布也鯉怒斥之曰

吾父老矣方苦家用不足奈何收之以貽吾父憂索錢歸父嗟乎世之好貨財私妻子者視陳先生天壤矣文川張希良每爲余稱之

韓苑維邦奇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閩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爲切至公疾於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譬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尙當同爲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衰經蔬食祥而弗懈樊慰夫孝

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於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丁美浙江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邁誣被逮美度兄愞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迫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死尤加悼惜焉

馬鐸閩長樂人孝友之行出於天性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幾不欲生旣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昕曰他日葬

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伉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自奉儉薄與人交必誠必信後卒子昕遵治

命與弟合葬焉繹永樂十年登進士第一人

周如斗允文浙江餘姚人性至孝友父遺頗厚與弟如綸

誓不分析生則同爨死則同穴妻故與弟婦同穴而葬

自治生墳結兩壙遺命與弟如綸同穴後其子思充遵

父命同叔葬之人以怡怡稱世所罕儷也如斗歷官巡撫江西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

依者弟如驊死後卹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

之不為忘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發其笥視之無有也

咸為賻治棺斂且歸

梁韶廣東順德人早孤事二兄如父克敬克諧周長兄之

喪完其婚嫁以不食言教次兄之子猶子俾鰲也有成

以舉於鄉友愛之情種種不能盡紀且周人貧雖受欺

負而不悔聞親友疾病患難則中宵往救而不以為難

楊旂順天通州人早失怙乃依其兄勝朝夕龔礪幹蠱家

業益起然不為里閭馳逐狀取子之際介如也見勝既

老勝事之益恭有疾必躬侍湯藥比卒如喪考妣異母

弟膳從弟俊皆早夭撫其孤嫠恩甚至膳二女俊一子

皆為之婚嫁經紀其成立視所生加恩焉夫世有圓冠

句履哀然自好顧攘竊非義陵駕其宗黨者不少也乃  
事兄盡悌撫弟厚孤噫所謂善人者非耶享年九十四子至大官  
余兄薇字懋垣事兄恭謹終始如一初授行人回鄉人及  
僮僕皆以二老爺稱之因謂曰爾之稱我豈不宜但余  
有兄在既以是稱我何以稱我兄我受此稱亦豈能安  
當如前日可也家庭遜讓一如未第時雖佃傭接之亦  
盡其款曲鄉人至今誦之

馮詡應天人以貢任寧波鄞縣訓導事父母至孝念兄翔  
曾代父雄公役讓已產報之外父甘翁卒子甫半歲有  
數千金之產出入會計悉詡掌握詡撫成立盡付之毫  
無利己羨餘卽攜歸外母收貯啟鑰又得金數百兩家  
人初疑詡入私囊不知在主母房也共驚歎之季子載  
經兄弟最多產甚薄體父志悉讓所分產與兄弟甘貧  
教學於里中父忽盲載經朝夕扶持獨養其父二十餘  
年如一日雖甚貧窘毫不以讓產爲悔載經亦以貢任  
杭州昌化訓導一時孝友大節益與其父相映云

郭威襄公 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  
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  
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臨叨有封爵子孫餘饒  
安敢增置俾生侈心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郭某

之忠誠樸實諸人不及也

張莊簡公悅南直隸華亭人以兵部尙書致仕歸杜門不出公私事一無所預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畱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侈奢而可久亦將免勞煩以安生公清儉素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如一爲搢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鄺埜爲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最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污我卽封還以書責之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甚高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侈奢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

御史夏公璣字德乾吳縣人世居闔閭城外秀才時父嘗款客夜坐憑牕以觀通市月陰中見一白晢少年醉行公曰何家郎嗜狂藥若此逼邇叩門乃公也公置不言其後登甲榜省親回及赴選父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

教終身不飲酒爲河南道御史時焚黃先塋巡撫卒公親詣塋所奉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重泉之下樂有恩封是鬼錄冥塗之靈膺鳳閣鸞臺之寵雖少輟其戒無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輿徒步如常人水行必以一葦小舟除謝朓元旦之外無踵公門云祝虛齋先生萃字惟哲以提學副使家居四方從遊者甚衆名士多出其門訓子有方時繼臯年已長必令衣粗布綺絹禁絕不用每膳以精者奉其親而以脫粟者與其子恐其習於參養而恣情也後繼臯亦顯

先公平居容止甚莊時閉目默坐言不妄發子孫入見必肅衣冠待之致臨江政家居時仲兄芹以刑部郎陞肇慶知府子養晦衣一絹服先公斥之云服美於人豈吾家教張東海詩云富貴休忘着布衣吾誦之久矣豈遽忘之卽命易去

章文懿先生懋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耨跪迎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餽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嘗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一源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鬚子飯後

必拂鬚而出麥屑原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親見之陳簡討繼幼孤母某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得其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盃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望見遽擲盃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焉

王君慎用太倉人丁未會魁選禮曹主政當其幼齡時喪父母某氏少艾寡居凡家政務秘嗇田房之可售者悉售之租債一毫無犯終日以紡織育孤爲事稍長慎用就外師歸卽以斷機之事訓之補州庠生後領南畿鄉薦日久集蓼和丸不知其有藏金也乃召至親面論慎用曰汝父棄背我若張皇誇詡則汝學不成而家亦敗於官賦公役矣所以深貯乎此該二千金汝可領受營生慎用果驟致殷豐而又掇巍第賢母令子兩難得矣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啟後行母始娠爲嫡母所妬百計墮之不能旣而父懼害寄養於其所親某教諭移至蘇學稍長卽礪志經史後舉進士迎養



其所生父母於京師及守蘇郡母令夜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卽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吳江縣都憲陳公天祥孫某娶某氏乃京師宦家女也本貴高富侈而所適非其配自北方來采陵之地雖曰樂土奈其夫束手待殮坐消積畜不善市肆子母之謀數年以來日就飢寒一毫不生怨恨賃屋一間床竈逼側甘於虛乏人至未有窺其面者甚至避入帳中應答問者一一不訛亦不少責望其夫之疎劣而覆有矜閔之心也蓋贍遺各有數分而其夫婦決非輕率至親雖擅陶朱而能守貞終不乞哀若知其義命之君子也竟清

匱以卒

莫氏女名荃嫁周謂將及兩月謂以布衣謁太祖皇帝遂見信用委任繁劇奔走嶺塞不得歸家二十九年其家素貧婦翁欲奪其志荃堅不許焚香叩天而誓但安貧守分以俟其夫之歸奉姑舅益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苦自營百倍艱辛閨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靜女亦未嘗識其面佛尼不潔婦不許入其門或勸之燒香禱神佛以保佑其夫則嚴拒曰婦人女子無出閨門之理僧尼道士豈宜羣聚終日於無主之家不飾金玉珠寶及脂粉身所衣者止布絮口所食者止糲飯聞其風者幃

薄疎然里中婦女自慚已行投水自經者四人烏鵲不  
孳尾其宅家所畜牲物雌雄不混雜家眾大小未嘗熟  
知其聲音笑語每遇節候奉祀祖考則竭誠盡敬舅姑  
執爵於其前莫氏禮拜於其後有遺腹一子撫育成入  
築室於外蓄書延師督之以學晚年產業漸以厚舅姑  
漸以老於是耐塋選美邱且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  
其制有上腴良田數百頃皆荃手所自置又爲其夫經  
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守節經營歷二十九年如  
一日子婦娶以望族其夫在官亦守高節及歸夫婦俱  
已皓首夫妻相與老於林泉當時皆號爲莫節婦云

陳母萬氏海鹽陳允武妻也年十六適於陳會姑已早卒  
撫育夫之弟若妹各有成立適族人剪伐墓木泣諭力  
諍而松楸因得無恙至脫翁於難卽丈夫所最難者嘉  
靖中倭入寇若翁榮役於宦以兵餉上輸道邁倭悉爲  
所掠僅以身免法當死萬氏與其夫號泣隨之悉捐嫁  
時裝及私產贖翁翁得不罹於法萬氏終身貧窶自適  
毫無悔心沈嘉則爲賦萬媛詩本府少府張德甫聞而  
歎曰趙之津女漢之緹縈咸以救父名未聞若萬媛之  
脫翁於戎馬間也復作四言詩以紀其事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

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恆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縷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人

江西永新劉侁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泔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歸道中皎然不涅逮歸家婦迎門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尙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畱侍巾櫛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貳室旣而生二子長卽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張大化泮西廣德州人少聘管宗正女旣而其女雙瞽管氏父母謂張宜別娶張翁曰此吾命也矧其女瞽於目不瞽於心奈何嗜色無行乎遂娶焉卒諧好終身生二子長一鶴任杭州府於潛縣訓導與余同官一日一鶴

夢其母至負之入衙偶以語余淚霏霏如雨余亦爲之  
墮淚一時傍觀者不知甚駭異云

曾文恪榮會試北上家僕荷担驅驢以隨遇大雪夜寒甚  
公必合同寢處同行者非之公曰彼亦人子也其忍令  
獨寒哉其厚德如此

余仲兄芹懋先坦夷慈祥內無城府卽處僮僕一事尤人  
所難嘗隆冬訪友舟中夜寒甚分已所臥褥與之余曰  
吾兄暮年恐不禁寒奈何兄曰彼獨非人歟豈畏寒與  
我殊也生平自奉甚約保惜天物敝衣破履不忍輕棄  
與人交傾盡肺腑無畱藏每爲人所欺終不逆其詐處  
鄉鄰如同室云

阿寄者涪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季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  
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  
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熬羹阿寄歎曰噫主謂  
我力不若牛馬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  
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  
息謂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  
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  
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  
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

紙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  
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畜者竊啟其匣無寸絲  
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  
事余蓋聞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  
於父也有慈孝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  
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乃阿寄村鄙  
之民衰邁之叟相發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凋落  
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  
心殫力昌振磁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  
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  
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  
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搢紳讀書明禮義者何  
以加茲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廣閩提學田公汝成爲之傳

沈鸞者解鹽孫君白峯之僕也嘉靖癸丑倭夷突至海上  
孫君老且憊矣走不能前倭夷追逐羣僕悉走遁鸞泣  
曰孰隨吾主忍棄之去乎相隨扶持竟遇賊縛孫君索  
其銀加刃於頸鸞長跪叩頭號泣告賊曰吾主人老而  
無子且又貧甚如刃吾主請以身代賊卽加刃於鸞鸞  
顏色不變賊亦憫其情竟舍之去孫君名肯堂爲學博

以義正家以道廸士待諸僕有恩是僕慷慨激烈甘心  
自刃卒與主俱免若士君子變節於利害之衝者視鸞  
有愧色已

范信者崑山龔泰家奴也泰貧鬻信夫妻於常州夏雉潭  
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歸一日適經其  
所遇信於塗信見故主泣拜於地延至家謂新主曰此  
信故主今流落至此信心如割懇望容留則吾夫婦不  
惜備力報主新主義而留之信俟農事稍閒卽肩負小  
販往來村落市賣以取微利妻則日與新主傭工夜則  
紡績給故主之養迨久不衰及死信夫婦痛哭服喪而

葬

游乙者閩福唐郭主事子長僕也子長少孤族與鄰里鬪  
殺人子長就繫游乙挺身易之縣以爲質笞鉗甚酷待  
爲訟者至免尋以獄疫而卒其族連死甚眾子長非乙  
無幸矣迨子長壯貧早卒主母盧氏乃育乙之孤以生  
事公子生長幹而強項乃聽其應募從海戍吳越嘉靖  
乙卯其年二十四而歸島夷初犯閩倉皇而避賊屯三  
月餘生踰垣以餉主母城中驚服其壯以之爲步兵日  
戰克先鋒追奔千里無劔生自海口聞被虜者率斫輿  
曰吾公子豈堪此則投賊而代之知主母蚤脫及公子

家屬在入門伏地大哭聞賊再至負公子嬰兒而扶主  
母山谷間關四旬乃抵郡城至惠安以先鋒殺五賊  
賊憤並鬪之力殺賊而傷為賊縛於樹叢矢亂刃膚無  
寸完訃至主母為慟招魂而葬之僕乙次公子每言生  
輒流涕倘有天幸尚如衛將軍無幸而為百戶長亦當  
廟享錄孤矣以為人奴乃爾安得史為之記哉

徐天目先生為

傳其事

陳渭者海寧許敬所之媵僕也一夕羣盜入內室執其主  
翁若母欲苦之渭寐中驚覺持杖直入奮死排擊以身  
蔽主其主得脫頤之杖折盜乘此斃渭渭以空拳當利  
器體無完膚死兩日一夜而甦時渭猶以不能畱主人  
之藏悲泣不已許君告其事於從叔侍御星石歎曰忠  
義固性生哉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四終